



Volume 2007~2011

冶金时代

目录

1. 墓影疑云（武侠小说）.....	(3-10)
--------------------	--------



墓影疑云

作者：牛力

(一)

开篇词：雾失先灵，月迷神异，寒山望断无归路。新星烁，仙亮剑，芳华谢尽武林巅。西风吹皱东风乱，暗波涌，方恨无舟楫，雨敛彩虹见。

朝毕，张柬之对狄仁杰说：“狄公，今日怪事频频发生，子虚州境内传闻有蛊魂草，这种草可以勾魂摄魄，让人迷失本心，为虎作伥。邻州的乌有县也风言四起，村中闹得沸沸扬扬，说是什么盗墓者进入芒碭山，盗猎高宗墓葬。若此传言属实，那便是先帝失柩，影响可就大了。”狄公应道：“对啊，此传言直接危及江山社稷，一旦先坟受创，将王纲解纽，礼乐崩坏，后果不堪设想。”

正说间，有人来报皇上召见狄大人，狄仁杰走进殿内，礼毕，武则天问道：“最近芒碭山高祖陵被盗一事，狄公可有耳闻？”狄公对曰：“臣听闻此时寝食难安，只是我想问陛下——”武则天说：“有事但问无妨。”“陛下可知高祖陵的真实位置？”“怀英啊，”武则天叹道：“先祖陵本为绝密之事，修陵人及殡葬人皆要在封棺之前入土陪葬，知道坟陵位置并侥幸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今事隔几十载，更是无人知晓。如今谣言鹊起，我也难辨真伪。特招你前来查察此事。”狄公唯唯而退：“臣谨遵圣谕。”

狄公领命于危难之间，一日不敢耽搁，带上李元芳和千牛卫火速启程。李元芳问道：“狄大人，蛊魂草早已失传，怎么近日又复出江湖？真是匪夷所思，乌有子虚一带风头正紧，这会不会是别有用心者精心设计的圈套？”狄公笑曰：“这潭水很深，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狄公一行人来到乌有县，县令孙守臣出府百里相迎，毕恭毕敬，礼待十分。孙守臣把传闻之事道于狄公，狄公说：“此时万分蹊跷，我明日便要行至村野，然后深入芒碭山考察，你可否陪本阁同去？”孙守臣立刻对曰：“卑职舍命相陪，不敢有违。”狄公笑道：“好好好。”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芒碭村，已日薄西山，暮色降临。突然发现村口的石碑上竟荧光闪闪。狄公走进细瞧，竟是一群蚂蚁爬形蠕动，摆成字形“今夜子时，天仙临凡”。绿蚁成字，赫然入目，众人不禁啧啧称奇。

元芳近趋道：“狄大人，蚂蚁爬成字形且泛着绿光，黑夜可视，真乃一大奇景，莫非真是天仙临凡的征兆？”狄公面色凝重道：“元芳啊，我从不信鬼神之事。”元芳对道：“狄大人，鬼神之事，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狄公问孙守臣：“这块石碑上原来刻的是什？”孙守臣答曰：“原来刻的是芒碭村三字，不知何时变成这般字样。”狄公从石碑上捏下一只蚂蚁，打量许久，此蚁蠕动不止，通体透亮，幽幽荧光，如玛瑙雕琢而成。又凑到鼻端闻了闻，先是一惊，继而微微一笑，把荧蚁弹了出去，对左右说：“我们继续赶路吧。”李元芳问道：“狄大人想明白了什么？”狄公道：“没有，我只是觉得今夜子时必有一出好戏。”

夜色渐深，犹如浓墨渲染；月皎星华，俯察百代过客。狄公一行人看到前方几户人家，灯火通明。走近后发现屋中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狄公和元芳、孙守臣走进屋子，问道：“我们是过路的官客，今夜可否在此借宿一宿？”其中一人朗声应道：“家中恰有几间空房，几位官人但住无妨。今天倒是有件怪事，一位破脚道人化缘后给我一面铜镜，说是时运宝鉴，可预知天意。我当时没在意，可后来对镜细看，镜里照不见人形，却隐约可见一首诗，官人不妨一看。”狄公接过镜子念道：

“混沌初辟阴阳生，三界蒙尘人屈殊。”

“子时星见夜如昼，遗苗降世仙人出。”

“又是子时——”，狄公喃喃自语，拈须沉思，忽然转身问元芳：“现在离子时还有多久？”

李元芳答道：“就要到了。”正值此刻，门外人声鼎沸，喧哗不休。狄公走出屋门，抬头望眼，不禁大吃一惊。天空中高悬的一颗明星灿然夺目，灼灼光华照亮了半边天，宛如白昼。明星周围的群星仿佛被刺痛了眸子，黯然失色，俯首称臣。元芳惊问：“为什么这颗星陡然间变得如此明亮？”狄公叹曰：“我只精通医术，对天文知之甚少。空中群星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及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大天官，一个天官又有七宿，因而合称三垣二十八宿。至于星象骤变之事，我并不了解。”“难道——”李元芳正欲发话，刚才那位户主老赵惊叫起来：“天哪，镜子里的字变了。”

“啊？”狄公急奔过去，拿过镜子仔细端详，精致的花纹丝毫未变，镜子里的诗变了，并且影影绰绰，时隐时现，亦幻亦真。狄公问老赵：“镜子一直在你手里？”“当然了，镜子一直在我手中。”狄公对镜念道：

“适逢今夜遇新星，天仙临凡万物苏。”

“黑衣白帐龙虎门，幽冥蛇穴拔毒株。”

“这首诗一定意味着什么。”狄公自忖。

（二）

翌日，晨光熹微，狄公早早醒来，整装待发，要深入芒碭山，探明高祖陵墓。孙守臣拜见狄公说：“狄阁老，卑职这几日公务繁忙，案牍劳形。且卑职对芒碭山也不熟悉，进山后恐无助人之功。望狄阁老恕卑职失陪之罪。狄公笑扶孙守臣起身：“不愧是曾泰的门生，勤政廉洁，回去处理公事便是，何罪之有？”孙守臣面露惑色：“狄阁老怎知我是曾泰的门生？”狄公笑曰：“曾泰经常在我面前提到你。”孙守臣忙作揖道：“卑职微名何足挂齿，卑职告退——”

狄公一拨人进入芒碭山，心中无底，狄公邀户主老赵做向导，老赵声称自己有足疾，拒绝了邀请。狄仁杰便另找一村民陪行。

进山途中，道旁草窠中零零散散的遗落着碎瓷片、碎陶片和一些锈迹斑斑的铜板，据铜板上字样及瓶底印章可推断出这些物什为高祖遗物。狄公正要捡起一片碎瓷片，身旁的宋四伯惊呼不可：“狄大人，这些东西不能碰，旬月前有村民能目睹了一批来历不明的人进入芒碭山，以后就再也没出来，前几天，山径上莫名其妙得多了这些高祖年间的古物。村中一小女孩见道旁一块白璞玉璧，恰巧落入草丛中没有破损，且内外澄澈，净无瑕疵，实属世间难得之宝。小女孩把玩玉璧，爱不释手，便带回家中，不料次日暴疾而卒。村里人都说高祖阴魂不散，这块玉是招邪的祸水，应早日扔掉。曹大叔便鼓足勇气把玉璧丢进村边的河沟里，谁想到第二天却也死了。村里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些遗物就再也无人碰过。”

李元芳从旁劝道：“狄大人，我也听几个村民说到此事，还是小心为妙。”狄公迟疑片刻，叹道：“也罢。”收回即将触到碎片的手。起身前行，对李元芳道：“若高祖陵传闻是假，假的就一定有破绽，而我刚才与线索近在咫尺，却徒叹奈何，可惜啊。”李元芳道：“近日怪事频发，不能不小心谨慎。”狄公诺然。

却说芒碭山方圆六百里，树林阴翳，怪石突兀。并且山雾弥漫，氤氲雾气绵延数百里。此时入山，即便资深老者也莫辨东西，走出芒碭山难于登天。

狄公等人渐入深山，途中坎坷不消多说，正是：

壁立千仞嶙峋处，猿猱欲度愁攀援。

虬枝横斜巨蟒挂，乱草丛中虫豸潜。

劲风骤起栗深林，茫茫百里芒碭山。

寻得石径拾阶上，左右顾盼心犹寒。

一行人历尽艰辛进入山中，不想山腹气候复杂多变，殊难预料。清晨还阳光普照、山体明朗，午时却重雾凸现，隐匿山头，环围之峰如在缥缈云里画里。宋四伯也不识路径，引路行走半日却又回到原处。宋四伯叹道：“此等浓雾，神仙也未必出的去，不如就此扎营，歇息

一宿，明日动身不迟。”

狄公见天色渐晚，环顾四周却是：

雾漫重峦盈旷野，肠断葳蕤枯松径。

日斜西岭开烟树，环伺群壑倏已暝。

便对众人说道：“那就依宋四伯之言，在此扎营。”很快白帐搭起，成众星拱月之势。晚间，狄公和李元芳走出中军帐，仰望夜空，如同探头于布满星子的穹庐之下。李元芳指着昨夜爆发的新星说道：“狄大人，昨夜明星依旧璀璨夺目，华光烁天，真乃人间胜景。”

“是啊，此情此景，人间能得几回有？哦，对了，元芳，你昨晚好像要说什么，被老赵打断，现在说来听听。”李元芳淡然一笑：“狄大人记性真好，我想到了能够推算洛河涨落，策划神碑献异的袁天罡，天下竟有此奇人。不知他的天文历法学识能否推算出天体的运行演变？”狄公道：“世间奇人相继，一切皆有可能。”李元芳接道：“卑职随口说说而已，袁天罡已经作古，提他也无用了。”

正在这是，有千牛卫来报：“帐外有个批黑袍、戴面具的人要见狄大人和李将军。兄弟们不许，他却打将进来。张环李朗举棒相迎，被他一掌一个打翻在地，挣扎不起。”“啊？元芳，快去看看。”正要移步之际，只听“哈哈，不用了，我已经到了。”声如洪钟，好似平地起了一声焦雷。一人从天而降，展开黑袍犹如双翼，腰间悬挂一剑，飘然落地。正是：

阴气沉沉染霜重，襟袖飘飘御风轻。

神出鬼没来无影，行化如仙去无踪。

异纹遮面蔽真容，黑袍护体冷剑寒。

深潭如鉴波澜静，穴底急湍索命还。

狄公心头一紧，问道：“你是谁？”“狄大人难道不认识我？昨夜星辰骤变预示着我的降临。就问狄公聪明绝顶，可否联想到镜中之诗？”“我虽不认识你，但现在的场景让我想到了‘黑衣白账龙虎门’。”“狄大人果然聪明，久闻李元芳武功天下第一，我要和他比试比试，只为切磋，绝无恶意。”李元芳就在旁边，朗声喝道：“比就比，不管你是人是仙，我先挫你锐气。”说罢挺身而出，诗云：

披坚执锐幽兰剑，平地云靴冲天冠。

眉宇英气凝重义，长身傲立瞰群贤。

蛇灵双煞刃下鬼，铁手十客魂归天。

临阵枭首如探囊，刀光剑影阴阳关。

黑袍蒙面人冷然一笑，抽出长剑，寒气袭人，“李元芳，出招吧。”李元芳飞身跃出，斜将刺去，刹那间感觉到剑锋仿佛受到千钧重击，一股恶浪般逼人的气势席卷而来。元芳霎那间感到胸中好似邪火中烧，烈烈灼人，五脏俱焚，血气上冲，“哇”的一声，喷血斗升，手中的幽兰剑已飞至十丈开外。李元芳手中无刃，心中惊悚，强睁双眼，却眼前昏花，本能地向后奋力跃去，不料双腿一软，扑倒在地，剧痛之余隐然感到右手手腕已折。

狄公愕然失色，忙令张环、李朗将元芳救回。若依黑袍人的速度与力道，十个张环李朗也无计将元芳救回。那黑袍人却收剑伫立，任由二人把元芳搀起扶回。然后空气中回荡着令人惊悚的声音：“李元芳不过一凡人耳。”字音之重如山岩崩落，撼人心魄。狄公气色稍舒，问道：“你是何方神圣？”“上古神仙，移形大仙。”狄公问道：“何谓移形？”黑袍人笑道：“移形即易容，你把我想象成谁，我就是谁。我可以是你——”说罢摘下面具，所显恰是狄公容貌，狄公浑身一震，打了个激灵。黑袍人又戴上面具说：“也可以是李元芳——”言毕取下面具，所露面容与元芳无异，狄公又一震，瞠目结舌。黑袍人再次遮上面具，说道：“也可以是张环——”话音未落，拿下面具，狄公仔细端详一番，再熟视身边呆若木鸡的张环，竟分毫不爽。黑袍人戴起面具，大笑道：“记住我，移形大仙。”余音未散，一闪而逝，如风如烟。侍卫李朗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狄公目光滞然，同石像无异，不禁轻唤：“狄大人——”狄公猛然回神，如梦中初醒。

(三)

插曲一：

昏暗岩穴中，“大哥，我已吩咐小的准备停当，专等狄仁杰上钩。”“哈哈，好，贤弟做得好，我们已撒下天罗地网，一旦狄仁杰入彀，立即收网。”“是，可现在山雾弥漫，不辨山路，狄仁杰能找到这吗？”“放心吧，狄仁杰早晚会找上门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哦，对了，让王豹在次墓室等着，伺机出动。”“小弟自有安排。”

插曲二：

子虚州境内，“林贤弟，最近准备得怎么样了？听说你被免官后加入了绿林帮。”“没错，林某自遭弹劾被罢免后，退隐江湖，反武之心与日俱增。后来加入了绿林帮，邦中兄弟个个都是血誓倒武的英勇死士，邦主蟒虺是背负上乘武功的流人之后，功夫奇绝，长于谋略。崇大人选择与绿林帮合作，不失为睿智的选择。如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请崇大人借我五十精兵，足以成事。狄仁杰死后，我们共举反武旗帜，大业可图矣。”“林贤弟深谋远虑，我自叹不如，好，我就借你五十精兵。”“多谢崇大人。”

插曲三：

子虚州府内，“崇大人，迄今一切都如愿进行。”“孙守臣，千万不能小觑了狄仁杰。狄仁杰慧眼如炬，城府极深，难道没看出你的野心？”“崇大人，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投在曾泰门下，是曾泰的得意门生，而曾泰又是狄仁杰深信不疑的人。我在狄仁杰面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何况我的计划又在狄仁杰的计划之中，可谓计中计，计生计。狄仁杰能看出什么破绽？”“你先赢取狄仁杰的信任，再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真是高明。”“哈哈，变调的尾声定让狄仁杰措手不及，束手就擒。届时狄仁杰一死，我们里应外合，雄踞两州，然后打出反武旗帜，天下云集响应，大事可成。”“好，可惜刘金死得太早，看不到这一天了。”“是啊，你我同为刘金名单上的人，自当戮力同心。对了，崇大人准备如何？”“早已秣马厉兵，就等你的消息了。”“好，崇大人就静候佳音吧。”

(四)

却说黑袍蒙面人消失后，狄公看到地面上有一轴状物，捡起来看是牙签玉轴。展开卷轴，卷首一行金字赫然入目：“深山迷雾困狮旅，仙人指路卷轴图。”卷上标明四向，为详尽的山路图，且在一处注有“高祖陵”。狄公一惊，掩卷沉思，宋四伯说道：“狄大人，好像我们的行踪完全处于黑袍蒙面人的掌控之中，并且他应时而降，行化如神，莫非真是上古仙人？”狄公道：“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荧蚁成书、时运宝鉴、新星爆发、黑衣白帐，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浓雾不散，狄公恨不得有柄利斧劈开大雾，却见：

浓云深处不知处，试问归期未有期。
绵绵白练笼腰身，万点峰头玉钗尖。
裹素披纱冷峰隐，飘渺画轴云中见。
无可奈何雾恋山，仙人指路方可辨。

李元芳伤势有所好转，问狄公奈何。狄公道：“我们姑且按卷轴上所示行路，找到高祖陵。”元芳惊问：“此图怎能轻易相信呢？”狄公道：“我是说姑且一试，如果移形大仙真要杀我们，昨夜可直截了当，何必留下地图，诱入伏击圈再将我等杀害？这般劳神费力，岂非多此一举？”宋四伯对曰：“狄大人说的对，现在除了冒险尝试，别无他法呀。”张环也应

道：“是啊，李将军，若在山中逗留，必将影响士气。”李元芳叹息默许。

狄公一行按图索径，来到一扇石门前。狄公命千牛卫摆开盾牌阵，让张环、李朗上前撬开石门。石门忽然中开，乱箭射出，流矢如蝗，幸好盾牌蔽体，伤亡无几。飞矢之后，从洞中走出一拨壮汉，打头阵的豹头环眼，面目狰狞，厉声叫道：“狄仁杰，这么快就送上门来，我们还没做好接风洗尘的准备呢。”狄公笑道：“那就不用劳你大驾了。你是谁？你的幕后主使是谁？”为首的狂笑道：“我叫王豹，至于第二个问题，你没机会知道了。”说罢身后的大汉如狼似虎的扑上前来，刀叉并举，斧钺无情，与千牛卫杀得昏天黑地。千牛卫本是皇家卫队，战斗力之强不需多说，这些野汉却也个个身手非凡，慷慨赴死。激战约半个时辰，千牛卫全歼敌人，但伤亡惨重，八大军头四人受伤。

稍事整顿后，狄公一行进入洞穴，却如雷打般的定在地上。只见洞内金碧辉煌，穹顶用金箔镶嵌，流光溢彩，四壁珠光宝气、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正是：

耸云鹿台失宏阔，斗富达官见须惊。

金银山辉交相映，玉碗斟满琥珀光。

翠壁为墙锦为帐，玛瑙车载珠斗量。

檀木悠悠扑鼻香，鸣钟泠泠传清响。

众人置身穴中，如临仙境，不禁有神怡体轻、羽化登仙之感。狄公暗想：久居于此，必消磨士气。打量四周，发现一块矗立着的玉碑周围的地面尤为光滑、明可照人，对元芳说道：“此碑经常移动，定是通往密室的机关暗道。”遂命张环李朗移开玉碑，露出一块活板。狄公大喜过望，打开活板，众士护拥狄公沿石梯而下，湿重路滑，小心翼翼。虽高举火把，但下方深不见底，漆黑一团。阴气重重，众军士竟像中邪般微微颤颤，神志迷离。狄公和李元芳不停鼓励将士，命令千牛卫互相呼喊对方的名字，把意念拧成一股绳子，避免阴气袭身。

终于抵达洞底，火把只能照亮一小片区域，前方望不到边界，隐约可见前面有个大坑，坑中有何物就看不清了。狄公一行正欲上前看个究竟，上方的活铁板哐当一声关闭。千牛卫赶紧护住狄公，生怕暗器难防。突然，前方坑顶射下几十支火箭，眼前骤然明亮，豁然开朗。前方大坑中竟是数十个泥俑。“士兵俑？”元芳惊叫道。大坑十丈见长，八丈见宽，数十个泥俑栩栩如生、造型逼真、排列整齐、杀气四伏。泥俑皆左手把扶长杆灯盏，右手持握弯弓大刀。灯盏的长铁杆插入泥土，灯盏内有灯芯和灯油，方才坑顶垂直射下的几十支火箭恰中灯油，燃起的盏盏明灯火光曳曳，照亮了黑魑魑的墓穴，驱散了几分邪气。

狄公和李元芳正诧异间，泥俑坑上方的一扇活铁板“哗啦”一声打开，垂下两根绳索，两人从天而降，眨眼功夫已立于狄公面前。狄公细细端详，见两人英姿勃发、气宇不凡，身披黄金铠甲，万不像贼首的模样。“没想到吧，神机妙算的狄大人竟然成了瓮中之鳖。千呼万唤始出来，失足误入毒蛇潭。”“你是什么人？”狄公镇定发问。“哼哼，一个快死的人需要知道这么多吗？”“那你对一个快死的人讲讲无妨。”“好吧，我们这个组织名为幽墓派，手下众多英雄好汉。我叫王茂，他是我弟弟王盛。”“仅凭你二人之力还杀不了我们。”“哼哼，”王茂一声冷笑，拍了拍手，坑中数十个泥俑陡然间复活，挥舞长刀，呐喊着相继跃出大坑，列成一字长蛇阵。个个虎背熊腰，威武非凡。坑中只剩点点孤灯莹莹烁烁，仿佛丛林深处群狼充满杀机的绿眸，燎灼着狄公等人的心。

王茂王盛挺枪冲上前来，张环李朗举棒迎敌，斗了数十个回合不分高下。姜山、冯河上前助阵，王茂大枪一挂，挺身奋力一刺，正中江山的肩胛骨，使劲一拨，姜山扑地。王盛抽出身来迎战冯河，一记金鸡乱点头锁喉刺去，冯河立仆。张环见姜山冯河不幸身亡，怒从心生，挥棒向王茂打去，王茂侧身斜挡，张环竟一棒把王茂的金枪头打了下来。张环正纳闷一杆纯熟的金枪怎么如此脆弱，自己纵有扛鼎之力也不可能这般神勇。却见王茂举枪对准张环，张环大惊失色，枪杆竟是中空的。王茂大喊一声“着”，枪杆中喷出一条火舌，直扑张环面部，张环躲闪不及，惨叫一声倒地。狄公视之愕然，张环面目焦黑，五官不辨，惨不忍睹。王茂王盛联手战李朗，李朗一条杀威棒虎虎有声、万夫莫挡，王茂王盛却等非等闲之辈，金银双

枪若合一手，金蛇狂舞，银蛟出洞，上下翻腾，左右夹击，杀得李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李元芳不顾伤痛，飞出链子刀，刀头穿过王茂腹部，白刀进、红刀出，王茂毕竟是刀头舔血的宿将，强忍剧痛抽出短刀，削去链子刀头。元芳收回铁链，在空中抡了个圈，击中王盛后背。咣当一声护心镜碎了一地。王盛只觉血气上冲，眼前昏花，向后跃去，一个鹞子翻身，雁落平沙于十丈开外。李元芳一条链子刀逼退两大高手，足显其武艺奇绝。然元芳伤势过重，刚才两招大伤元气。王茂王盛见李元芳面色铁青，料定其为强弩之末。再度杀将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击落两人的双枪，王茂低头一看，双手殷红，虎口震裂，不禁大惊问道“你是谁？”黑衣人冷笑道：“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只需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那边垂着两条绳索，你们俩自缢还能留个全尸。”王茂大怒，挑起金枪，举枪便刺，黑衣人仗剑出鞘，信手一挡，剑锋正抵枪尖。黑衣人一甩腕，竟像劈竹篾般的把金枪从中劈成两半，顺势手起剑落。一系列动作弹指间完成，待众人回过神来，王茂已魂归西天。王盛见兄长惨死，火冒三丈，挺枪刺去，黑衣人一摆襟袖，打出一根攒心钉，恰中王茂心窝。王茂惨叫一声，化为春梦。众人看去，血泊中的王茂胸口插着一根十寸来长的银钉，泛着银色的光泽，绣上朵朵桃花，令人不寒而栗。

李元芳等人定睛细看黑衣人，不禁大惊，此人正是昨夜黑衣白帐龙虎斗的黑袍蒙面人。王茂王盛一死，敌军军心大乱，黑衣人乘乱以极快的速度出手，辗转腾挪，一把利剑闪电般呼啸着来回穿梭，转瞬间，几十名泥俑相继奔赴黄泉。黑衣人收剑，对狄公作揖道：“狄大人，最晚只为比试武功，不料出手过重，伤了李将军，心中万分过意不去。”“移形大仙，哪里哪里，若不是大仙留下的地图指名山中路径，我们也不可能找到这里。若不是大仙出手相救，我们可能已经命丧蛇穴了。”“狄大人，现在天色已晚，并且幽墓派残留的散兵游勇可能半途伏击，我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不如让我带路，领你们走出芒碭山，再安营扎寨如何？”狄公微笑道：“那就有劳仙人了。”

行走约莫两个时辰，山坡上出现一户人家，狄公正要绕行，黑袍蒙面人说道：“狄大人，夜色已晚，不如在此依房搭帐，歇息一宿，明早赶路不迟。”话语间，门吱扭一声开了，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白发老翁，狄公上前搭理道：“老人家，你怎么独自一人住在孤山之中？”老人答道：“我本来和儿子相依为命，住在此山中，谁想儿子在一天砍柴时坠崖身亡，我从此便无依无靠，在山中开垦了一块菜地，种点蔬菜充饥。不知你们来自何处？到山中有何贵干？”“哦，老人家，我们是朝廷派来的，到山中调查山贼一事，今晚想在此依房搭帐，住宿一宿，不知可否？”

“行，我孤独了这么多年，没人陪我，我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今晚你我在山中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你们搭帐便是。”“多谢老人家。”

十几个帐篷很快搭起，众将士伤痕累累，痛病交加，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相互枕藉卧于帐中，不久鼾声如雷。半夜有人大叫：“有刺客”，惊醒的人慌忙钻出帐篷，点燃火把，环视四周，想看个究竟。黑袍蒙面人道：“两名刺客已经被我杀了，估计是幽墓派的残孽。大家没什么事吧？”众人相互询问，只有狄公和李元芳被飞剑所伤，其余人安然无恙。可是飞剑涂有剧毒，狄公验伤后叹道：“此毒为火离毒，又名子午毒，不出半个时辰，我便会浑身发热，痛不欲生。”“啊？那怎么办？有什么草药可以解这种毒？”黑袍蒙面人急问道。“只有一种水蔓草，不知山中可有。”“你说一下这种草的形状气味，我马上进山去找。”“哈哈，”白发老人翁道：“不用找了。真是凑巧，你说的水蔓草我就有，以前我儿子曾用此药疗伤，我便留了一些。”“老人家，快拿来看看。”黑袍蒙面人催促道。老翁拿来草药，狄公搓碎后观其颗粒，近嗅其味，大喜道：“正是这味药，快把它煎制成两份汤药，应该来得及，多谢老人家了。”不久，老翁煎好两服药，黑袍蒙面人端来让狄公和元芳服下。狄公和元芳服下，却目光迷离，如痴似呆，众军大惊。

黑袍蒙面人仰天长笑道：“狄仁杰啊狄仁杰，你算来算去也逃不出我的魔掌。”话音刚落，狄公和元芳却已恢复常态，狄公笑道：“可笑贼子，我狄公从来没有失算过，你的全盘计

划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从一开始，你的每一步行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怎么可能？”

“看来我还需要跟你细细解释，蛊魂草的谣言就是我派人传出去的，后来你千方百计的打听这种草，并找到了炼制蛊魂药的白发老翁，也就是他。”狄公指了指身边的老翁，老翁颌首微笑。“由于蛊魂草药只能趁热并且自愿服下方能生效，你便和他策划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你冒充仙人，先展示强大的实力，然后暗中帮助我们，在蛇穴救了我们，自以为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后来你就利用我们的信任将我们引到此处，自导自演了一场幽墓派残孽行刺的骗局，最终让我们喝下了你心目中的蛊魂草药。可是，白发老翁是我的内应，帮助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你自认为每一步走得都很顺利，实际上却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渊薮。”黑袍蒙面人叹道：“狄仁杰，你真是太可怕了，我真后悔跟你斗。不过在这个距离上——”黑袍人想要拔剑，不料关节僵硬，血流凝堵，如同金丝缚身，动弹不得。“我忘了补充一点，蛊魂草的形状和气味与火离毒的解药水蔓草类同，你就利用这点设下以药解药的骗局。可你万万没有想到，利用蛊魂草的人是我而不是你。白发老翁平日里在你的饭菜中下了一种慢性毒药，此毒积聚在五脏六腑，不会发作。可是一旦有蛊魂草气味的强烈刺激，积留的毒便会发作，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黑袍人痛得龇牙咧嘴，切齿说道：“狄仁杰，没想到你用如此阴险的手段对付我。”“说到阴险，你是我的老师啊。你这次行动一定有援兵吧，并且他们肯定就埋伏在附近。我之所以留着你，就是把你当诱饵，钓出一串大鱼。”“没错，狄仁杰，你说得很对。不过你知道我是谁吗？”

狄公一把揭下黑袍蒙面人的面具，露出的竟是乌有县户主老赵的面容，众人惊诧不已。“果然是你，移形大仙就是老赵。”“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在镜子上做了手脚，当我拿到第一面镜子时，在镜柄上按了一个朱泥印。但我拿到第二面镜子时，虽然镜子的形状花纹与第一面一模一样，朱泥印却不见了。朱泥印牢固性很强，不会轻易脱落，我问你是否一直持镜，你言之凿凿的说镜子一直在你手里。我便断定，镜子一定被掉包了，并且你就是某个神秘组织的一员。”第二天，我要进山，邀你做向导，你声称自己有足迹，借故推诿。据我观察，你体格健硕，行走如风，不可能患有足迹。就在这天夜里，你以移形大仙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应该看破了我的所有骗局？”“可以这么说。萤蚁成字，蚂蚁一定被你用一种能发光的液体浸泡过了。”“没错，是荧光液。”“然后你在石碑上按字形抹上蜂蜜，蚂蚁嗅着蜂蜜自然爬成了字形。你那天晚上的易容之术，不过是在你的真面目上依次贴上张环、李元芳和我的人皮面具，然后从外到内一层层揭下，如果我当初指定人员或是顺序，你就露馅了。雕虫小技如何能瞒过我的双眼？”“狄仁杰就是狄仁杰，天下仅此一人。你难道就不奇怪为什么我的一举一动都与天时气象结合的天衣无缝吗？”“应时而动，定有高人指点。”“没错，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袁天罡的徒弟方地煞。”“方地煞现居何处？”“哼哼，我不会告诉你，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李元芳怒喝道：“你这逆贼，死到临头还嘴硬，看我用刀撬开你的嘴。”“哈哈哈，恐怕死到临头的是你们吧。”

正说间，不远处的石屏后杀出一队人马，喊声雷动，杀气腾腾，迅速包围了狄公一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最里层的杀手屈膝半蹲，搭箭上弦，摆成弩机阵。

围攻人群为首的紫髯如吴帝，怒目似钟馗，持刀旁立。狄公环视一周，竟然看到了孙守臣，周身一震。孙守臣大笑道：“没想到吧，狄大人，你被我蒙住了双眼，你的如炬慧眼哪去了？你为我设计的弩机阵果然厉害，一机九发，扣动机巧可二次发刃。可惜你看错了人，我就用你设计的弩机阵送你归西吧！”狄公道：“我倒想知道那位持刀的首领是谁？”那人朗声应道：“我是林逖，曾经为官，辞官后成为绿林帮的副帮主。快放了我们的帮主蟒虺。”“哦？你们帮主在我手上，我可以随时要了他的性命，孙守臣要放箭也得经过你的同意吧。”蟒虺叫道：“好兄弟，不要管我，我已身中剧毒，你们赶快杀了狄仁杰，我死而无憾！”说罢咬舌自尽，殷红的鲜血从喉中喷薄而出，化成一道长虹。林逖见帮主已死，悲愤交集，大吼道：“给我放箭！”孙守臣一挥手，乱箭穿空，倒下的却是绿林帮的兄弟。只剩孙守臣和二十名弩机手安然无恙。“哈哈，狄大人真是神机妙算，弩机阵采用的箭是两头削尖的利刃，扳机坐

扣，向前发射，扳机右扣，向后发射。训练时掩人耳目，关键处一招制敌，真可谓高明之极！”

“还是守臣瞒天过海，调度有方啊。”谈笑间，孙守臣脸色陡变，如阴云密布，冷笑道：“狄大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并且是致命的失误。”狄公惊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狄大人还不明白？我的计谋是计中计。其实我和子虚州太守崇文岁都是刘金名单上的人物，倒武之事蓄谋已久。我投到曾泰门下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我的全盘计划也完美的融合在你的计划之中，很难发觉。刚才除去绿林帮也是我想要的，林彪和蟒虺皆是功夫奇绝、城府极深的人，和这样的人合作我怎么能放心呢？不如除之而后快。”“好一个阴鸷歹毒的计划！我竟然没看出来你的狼子野心，真是糊涂啊。”“我稍事伪装就躲过了你的怀疑，你狄仁杰不过是浪得虚名！二十名弩机手已二次上弦，箭箭直指你的心窝，而你的手下不过是些残兵败将。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了！哈哈！”“你这个衣冠禽兽，我狄仁杰竟会死在你的手下！”“狄仁杰，我也不跟你废话了，送你走完最后一程吧。”

孙守臣正欲号令放箭，立于狄公身旁的李元芳怒眉高挑，握剑在手，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汇聚周身气力，大喝一声，飞身跃起，辗转一周，幽兰剑呼啸着急速飞驰，在空中划出一道血色的弧线。孙守臣只觉闪电刺目，雷霆乍起，手不能举，足不能立。刹那间十根魂柱折断了九根，回过神来，二十名弩机手已齐刷刷扑地，脖颈上均开了道一寸来长的刀口，血流如注。李元芳本身受重伤，但其天生神勇，英雄肝胆，危难之际便能天赋神力，挽狂澜于即倒，系大厦于将倾。再看元芳此时元气耗尽，倒在地上，双唇一翕一合，气若游丝。狄公疾步前趋，扶起元芳，紧紧相拥，泣不成声，喃喃呼唤道：“元芳，元芳——”李朗扬起杀威棒，朝惊魂甫定的孙守臣劈头打去，孙守臣登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白发老翁煎了味补药予元芳服下，元芳神色稍舒。

回到京城后，李元芳日渐康复，崇文岁伏法。狄仁杰上书乞骸骨，归隐田园，逍遥世外。